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性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

<http://www.sexstudy.org>

[首页](#) | [学科建设](#)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著作发布](#) | [图书检索](#) | [通俗文章](#) | [文献介绍](#) | [讨论地带](#) | [通讯文档](#)

您的位置: [首页](#) -> 论文集《性的沟通: 当今中国的实况研究》

07 女大学生宿舍性交谈——集合行为的发生条件

作者: 何为 来源: 《性的沟通》 类别: 论文集《性的沟通: 当今中国的实况研究》 日期: 2007. 04. 18 今日/总浏览: 1/1180

女大学生宿舍性交谈 ——集合行为的发生条件

何为[1]

一. [从女性谈性引出问题](#)

把女性谈性作为一个严肃的社会学议题国内鲜有人做, 但是在国外, 建构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的性交谈 (Sex Talk) 的研究, 都以交谈的内容作为研究对象, 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的关于性表述和性交流的文本研究, 研究思路多是运用福柯为代表的话语理论、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语言学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等等进行文本分析, 旨在说明, 在某种权力或意识形态的要求下, 人们日常生活中表达出来的言辞是如何被建构的。这类研究最大的缺陷是停留在字面上, 因而欠缺对个人如何接受、选择和创造话语过程以及个人与结构的复杂关系的细致研究。

另一类是关于性交谈的实证研究, 兴起晚于文本研究, 但囿于运用话语理论和语言学理论开创的性表述研究的思路, 大多数研究仍然把注意力放在性交谈中表述了什么, 以及表述的背后是什么。个人与话语、个人与文化的互动研究是反抗文本研究中个人缺席的结果, 但是仍然囿于个人、话语和结构性因素 (例如场域) 对“表述内容”这一传统对象的探讨[2]。

笔者认为“性交谈”的意义远远不止于仅仅对这一行动表述出来的内容的分析。不管谈论的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会谈性、为什么不谈性、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谈论性, 即“谈性这一行为发生的情景”本身是值得探讨的。

依照我国的传统观念, 女性在婚前回避说性, 除了少许的场合如性教育和很亲密的关系以外, 即使是不得不说的性生理健康问题如月经也被讳为其他表达, 而婚后则有所放开。到了三四十岁, 女性甚至可以在公共场合从黄色笑话的倾听者逐渐成为黄色笑话的宣讲者, 央视东方时空10周年庆典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性话语, 平时给

人稳重矜持之感的东方时空男女主持人和其他工作者通过小品、歌舞把整个庆典氛围营造成高级的、具有多种表达方式的性笑话，没有一个节目脱离了性笑话的基调[3]。四五十岁的农村妇女可以在很多场合大张旗鼓地说性，一位学者在黑龙江上山下乡的过程中曾亲眼目睹几位看起来已到更年期的妇女为了取乐，羞辱一个老头，把他摁倒在地上脱光他衣服的事，但这一切老大妈们都回避着年轻姑娘，对男性和年老的女性则丝毫不回避[4]。

虽然女性说性的传统规则看来古怪，但它怎么形成的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本文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传统观念和主流的社会习俗要求未婚女性不能公开说性，为什么有的女大学生能够在很多场合坦然谈性呢？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预设：女大学生是女性当中接触先锋思想最多的一个群体，而在进大学以前，她们所受到的保守的性教育也很多。因此她们的大学阶段是一个包括性道德在内的诸多理念受到挑战的时期，是多种性价值观冲突突显的时期，女大学生说性的状况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她们是如何面对这些冲突的。

在性解放文化的冲击和传统文化的复归中，多种相互冲突的性伦理、性文化并存，虽然一夜情、女性解放被某些媒体炒得很热，网络文学和跨空间的对话中女性说性可能已是寻常之事，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发现女大学生在性行为、性爱审美中表现出来的开放性比谈性的开放性更高[5]。

综观女大学生谈性的场合，包括和男朋友、亲密的同性朋友等私人场合，公开场合包括性教育的课堂、预防艾滋病性病的社团活动、寝室里的多人场合和聚餐场合等，另外还有通过网络、手机短信等方式谈性。并非所有的场合都值得探讨，私人场合的谈性常常与性健康和性心理等话题相联系，把这些自己羞于出口、而且道于外人有风险的话题与亲密朋友说是很自然的事情。网络短信的方式由于没有面对面的互动，羞耻感降低，也可看作私人场合，所以也不做过多讨论。性教育课堂和预防艾滋病等活动的正当性越来越毋庸置疑，其组织性和正式性也不断提高，女大学生为什么能在这样的场合说一些被认为很正当的事情，在这里也不做过多讨论。虽然这些活动和组织是怎样产生的、其正当性是如何被认定的这些问题也值得研究，但是由于女大学生在这些组织中是按照一种已经建立起来的外在的规则行事，于是，女大学生为什么能说性这个问题就会转变为对一种运动、组织的形成的探讨，比如对性教育是如何兴起的探讨，艾滋病是如何受到重视的、其组织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她们与正式组织和主导价值观的互动的探讨。

笔者认为更值得讨论的是女大学生在寝室里聚众说性的问题，这种场景最能够表现出她们面对新旧思想和规则的冲突时的所作所为。大学本科女生通常6-8人同处一室，但因为人数众多，参与者并非都是能够说隐私和心里话的朋友，个人也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所以大家一起说性被视作一件公开的事情。同为寝室，涉及个人隐私的性话题在各个寝室里被讨论的程度却大相径庭，为什么有的寝室的聚众谈性活动对性健康、别人的涉性经历、自己的涉性经历可以说得很深很透，而有的寝室却浅尝则止呢？为什么有的宿舍用词直白而有的宿舍用词隐讳甚至避而不谈呢？

单纯用价值观来解释的话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有的女生在自己的寝室里说性很开放，但是在另一个寝室里却未必会说；而有的女生平时对性的态度非常正经和保守，但是当寝室说性热火朝天的时候，她也会参言，而这并不意味着她自己一定认为：说性是没有道德负担的；有的有性经历的女生可能在别人问她性保健方面的问题上也闭口不谈。

如果用寝室亚文化来解释也面临问题，亚文化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存在，有比较丰富的内容。但女生们在周末或者熄灯后的谈性，以及相伴的一些涉性的群体行为常常表现为一阵风似的行为，不仅记忆性不强，参与者事后也不一定自认为行为正当，能放得上台面。

这里我将尝试用集合行为理论来解释女大学生在寝室聚众说性的现象，冲突的价值观正是集合行为的一个重要的促发因素，大学女生们无视传统上未婚女性忌讳说性的规则，不顾所谓的“廉耻”而集体谈性也可以作为检验和丰富集合行为理论的个案，这便是其理论价值。

这里，“女生寝室集合说性是怎么发生的”对应的理论问题是：集合行为是怎样发生的？

二. 集合行为理论回顾

一、集合行为的定义

集合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是经群体和社会形式出现的行为。集合行为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是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开创的，他把集合行为看作是“社会传染病”(Social Epidemic)，强调集体刺激的影响。因此根据帕克的定义，集合行为指在相对自发、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令人感到不满、惶惑和不稳定的刺激产生反应的行为。这个定义强调集体行为是与组织行为相对的，缺乏事先确定的组织程序和制度规范的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6]。这个定义涵盖了大量的行为和事件，包括交通事故、对商店的节日展销给与临时性地关注、音乐会的观众和飞机上的乘客的行为、远古文化中用来庆祝丰收或者某一军事胜利的节日、福音派宗教集会、暴乱、谣言、流行等等[7]。因而开创了一个大范围的研究对象，是被最为广泛

沿用的定义。

与此相对的另一个重要定义是特纳 (Turner) 和金廉 (Killian) 的定义: 集合行为是这样一套行为模式, 在这套行为模式中, 惯常的规则中止了, 人们在一种突发规范 (Emergency Norm) 下集体性地超越、绕过乃至颠覆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性规范和结构[8]。这个定义强调人们对于已有制度的颠覆和重构。

这两个定义看似差别不大, 却立场迥异, 前者暗含着集合行为缺乏组织和规范, 而是散漫的人际互动的结果; 后者则鲜明地指出了集合行为也有规则。本文将使用的集合行为的定义采用后者的立场, 取前者“对某一共同影响或令人感到不满、惶惑和不稳定的刺激产生反应的行为”作为一个限定条件, 以区别于另一个领域——集体行动。这里为了明确定位本文将使用的理论, 有必要把集合行为与集体行动区别开来。集合行为与集体行动都是指与个体行为相对的群体行为, 但是前者指的是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产生的反应, 具有即时性, 其规则因境而生, 因此缺乏记忆性和扩展性。相较之下, 后者更有组织性, 历时更长, 目标和规则更为有章可循。因此解释集合行为的理论中, 有很多使用的是社会心理学的途径, 而解释集体行动的理论中, 大多是利益的理性计算等等。

在英文中, 集合行为使用的是Collective Behavior, 集体行动使用的是Collective Action, 但是两者之间的分野并没有本文所界定的这样明确, 在有些书里, 这两个词是混用的。例如秉承符号互动论的Turner 和 Killian在《Collective Behavior》一书中, 立足于符号互动论的哲学立场, 把这种即时的行为产生的规则推向社会运动, 最终推向宏观社会制度, 从而用符号互动论解释整个世界。这是带有理论立场的一种推演, 在它本身的逻辑下, 用同一个词来模糊即时行为和大规模的有组织行为的界限也许有必要。而在Kelly 和Breinlinger的《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action: identity, injustice and gender》一书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等书里, 社会运动就明确的使用了Collective Action一词。

二、集合行为理论

(一) 集合行为的理论传统

对集合行为的解释一直存在两个对立的理论流派。一个是强调集群行为的非理性和反常性, 单纯从心理状态或者情感来分析集合行为。帕克之前, 法国的Gustance Lebon, 意大利的Scipiosighele等人已经做过人群心理学 (crowd psychology), 集群心理学 (collective psychology) 和群体心理学 (group psychogy) 的研究。马丁在他1920年出版的《群的行为》(The Behavior of Crowds) 中认为, 集合行为是一种被压迫或者被社会禁止的情绪的释放的一种心理反应。他的有名论断是: “人们一起走向疯狂。”但是在帕克以及后来的一些社会学家诸如布鲁默、特纳、朗和高斯菲尔得这里, 就已经抛弃了“集合行为比组织行为更不理性”的假设。而斯梅尔塞是一个例外, 在他的价值累加理论中 (Value-added) 认为, 集合行为的决定因素是社会结构的紧张, 要求行动者采取某种行动来释放这种紧张, 重组结构。这些论点由于把集合行为看作非理性、不负责任和具有破坏性的, 后来被指责站在保守主义立场上, 有政治偏见, 偏向于既存的法律和秩序[9]。

把集合行为视为非理性的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是感染论 (Contagion Theories), 1898年, 格式塔·勒鹏在《集群》一书里认为, 集群是具有集体意志的单一有机体。他认为集群能够使个人“着迷”的能力基于三个因素: (1) 不可征服感 (invincibility), 即单纯从人数上获得的力量。(2) 传染 (contagion), 即新的思维的迅速蔓延, 类似传染病在人群中传播一样。(3) 易受感染性 (suggestibility)。他认为, 在集群中, 人们的心智很容易降低到一个较低的活动水平上, 并且人们容易毫不怀疑地被动接受和模仿集群中其他人的行为。对于感染论的批评有: 第一, 集群行为并不像勒鹏认为的那样一致。第二, “集体意志”也没有受到社会学家的重视。集体意志这个概念的错误之处有, 它否定了集体成员间的个体差异; 而且把诸如良知、意志之类的个体心理特点赋予群体。伴随着集体意志这种论断的是成员的非理性, 这种说法被认为是忽视了成员置身其间的社会情景[10]。

另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趋同论 (Convergence Theories)。趋同论者认为, 参加集群的人们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反应, 由于某种心理机制, 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事物和同样的方式行动。这种共同的趋势使他们成为集群[11]。感染论和趋同论的共同之处在于, 都强调通过一种特殊的心理机制, 由于个人的态度和心理状态, 行为被无批判地交流和接受。

与之相对立的理论传统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决策分析 (Decision Making) 的理性主义分析, 其焦点是决策的理性。伯克 (Berk) 的博弈论 (Gaming Approach), 试图发展一套方法来探索每个行动者是怎样企图获得最大回报, 付出最小成本的。资源动员理论一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I) 成型于爱普斯鸠 (Oberschall)、蒂利 (Tilly) 和威廉 (William) 等人的研究, 该理论认为, 抗议是有秩序的政治用其他方式的延伸, 因为抗议植根于整个政治过程, 是其中的一部分, 它的出现不需要非理性, 甚至也不需要不满的情绪, 完全是一种理性行为。资源动员理论二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II) 成型于扎德 (Zald) 和麦卡瑟 (Mccarthy), 该理论在理性计算上走得更远, 是建立在一个组织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模型之上的。认为不平的情绪使个人希望采取某种行为, 但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有限, 资源不足, 因此求助于组织的形成, 可以吸纳和使用各方资源。这派理论受到的最致命的指责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的批评, 他们认为, 个人感受到的“不平”和行为

的成本与收益是他所处的社会背景、网络关系、国籍、阶层和性别等因素塑造起来的，上述理论忽视了对于这些“不平”和成本收益的认证（Identity）过程[12]。

小结

理性与非理性之争，或者说情绪与推理之争，在特纳和金廉提出的突发规范（Emergency Norm）理论下，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根据特纳和金廉，集合行为是遵照临时的规则，这种支配性的规则的产生过程非常复杂，既有情感的成分，也有理性计算的成分，还与群内人的背景有关，因此仅仅与非理性背道而驰的理性分析没有跳出“理性”和“非理性”的分类框架，也是失败的。

突发规范理论是本文将要使用的分析框架，下面笔者将在与其他集合行为理论的对照中阐明突发规范理论。

（二）突发规范理论

1、集合行为理论要回答的问题

集群行为的明显特征是明显的抛弃了个人的信念和态度，取而代之的是新的集体性生成行为模式。尽管集群成员的背景各不相同，他们在集群行为中通常遵守一套新的共同规范。为什么集群行为会抑制了个性而激发了对集群行为和态度的接受？在特纳和金廉这里，他们把集合行为的问题归纳为以下三个[13]：

- （1）、人们是如何超越、绕过和推翻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式和结构的？
- （2）、集合行为是如何从态度过渡到行为的？
- （3）、为什么是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

他们对此提出的假设是：

- （1）、没有一个单独的解释足以解释集合行为所有的特征。
- （2）、三方面特征相互影响。
- （3）、这些特征都是一种度的东西，不是用存在与不存在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来描述的。
- （4）、这些特征的发展是延续性和积累性的，明显处于变化不稳定中。
- （5）、人们的行为所遵守的观念一直处于被检验中。
- （6）、人们是针对观念而非客观真实而反应。

这是一种界定性的阐述，规定了其理论框架下论述的性质和边界。下面我们来分析突发规范理论是如何具体解释集合行为的。

2、回答集合行为是怎样发生的

关于“人们是如何超越、绕过和推翻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式和结构的”，一直是突发规范与以往理论争论的焦点。前面提到的感染论认为人们面对刺激时，会相互传染形成一种共同的情绪，这种情绪使得人们能够行平日不行之事。趋同论认为那些对外部条件有相同心理反应的人们走到一起，造成了反常或反惯例的集合行为。

斯梅尔塞（Smelser）的条件说认为，只有以下六个因素在特定情况下相互组合起来才能导致集合行为的产生[14]。

第一个决定因素是“有利的结构”，即社会结构的构成方式必须允许一场社会运动或一段集合行为发生。例如，如果一个犯人一天24小时都被关在牢房里，监狱骚乱则无法发生。需要强调的是，有利的结构是指集合行为在特定情形下成为可能的一般性背景因素，与某事件是否错误全然无关。

第二个决定因素是结构性紧张，即人们感到社会环境中的某个事情出了问题。这种紧张通常是以相对剥夺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三个决定因素是“普遍信念”的增长有助于参与者解释他们感到的结构性紧张。它包括对失常状态的分析，对事情应该是怎样的看法，一系列用以矫正这一局面的战略战术，有时是一种消极的洞察，即认识到如果不进行改进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局面。普遍信念使当下形势对参与者个人充满意义，并使他们做好集合行为的准备。

第四个决定因素是“促发因素”，它是集合行为的导火索。通常一个戏剧化的事件为集合行为提供了具体的刺激。这样的事件可能证实普遍信念所表达出来的恐惧，或者可能夸大结构性紧张形势的严重性。

第五个决定因素是“参与者的行动动员”，表明一旦四个因素成立，行动就开始了，假定有利的结构、紧张、普遍信念和适当的促发因素都已具备，一场骚乱就会爆发。在动员的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一些相对模糊的行为规范和模式。

第六个决定因素是“社会控制”，它决定了前五个因素，并有助于确定社会行为的后果。

在波普洛的《社会学》里，集合行为的促发因素被归纳为以下六点：

(1) 环境因素。一定的环境因素增加了人们对某一共同刺激以一种自发的方式反应的机会。比如，任何能使人们快速、便捷地进行信息传播的组合都增加了自发行为的可能性。

时间因素。例如Kerner调查团对60年代城市骚乱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动荡都在周末和夜晚。

规范。一些行为是如此罕见，以至于没有来得及产生任何规范来指导人们。

冲突的价值规范。急速的社会变迁或者在文化中引入了对立的因素，也会引发集合行为。这一点对于解释女性解放运动等等很有说服力。

相对剥夺。相对剥夺指人们没有获得他们认为应得之物。

社会控制机制的崩溃。社会控制是每一个社会系统都在持续发挥的功能。当这种控制机制减弱时，人们可能对现存制度失去信心，并试图通过集合行为重建。

突发规范理论与以往的集合行为理论的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既存的社会秩序，包括社会制度、结构、价值、习俗、规范和每天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突然发生了冲突、模糊、失效和变化是其促发因素；而时间、环境等外部因素也是必要的。但是，突发规范以前的理论在对于集合行为的反常性，也就是“人们是如何超越、绕过和推翻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式和结构的”的回答上偏向于条件的客观性和人们对客观刺激的一致性反应。斯梅尔塞认为，有一些客观存在的条件导致了旧的模式被推翻。并且，与趋同论和感染论有一个共同之处，斯梅尔塞认为有一种结构性的紧张需要释放，有一种普遍的信念存在。而突发规范理论强调，这些冲突、模糊和变化并不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与人们对情景的定义有关。而且集群也不一定是一致的，普遍信念并不存在，一起行动的集群内部对刺激有不同的表达和反应方式，但它们却被以往的集合行为理论看做一致。因此在突发规范理论看来，“情景定义”是集合行为的中心环节。

对于这些重大分歧，这里我们把突发规范理论与感染论、趋同论、斯梅尔塞的条件说来做一个对比：

	刺激的真实 性	对刺激的看法的 形成途径	采取集合行为 者对刺激的感受 或者看法	回答“人们是如何超 越、绕过和推翻已经 建立起来的模式和结 构的”
感染论	不一定是真 实的	人际传递的	一致的情绪	情绪化的行为
趋同论	真实的	个人内心完成	一致的看法	因看法一致而共同行 动
条件说	真实的	个人内心完成	普遍的信念	普遍信念被付诸实施
突发规范理论	不一定是真 实的	人际互动的	分歧的看法和 情绪	主导地位的基调和突 发规范被认同，给不 遵守规范的人以压力

这组对比界定清楚了突发规范理论与以往理论的最大的区别，在这个认识的前提下，我们来看看突发规范理论的模型[15]：

1. 事件（刺激）和人们在人际互动中定义的基调产生突发规范，使得众人都要遵守这种规范行事。突发规范理论认为，在反常情况下，人们需要发展一种规则[16]，理解什么样的行为是被期望的。而这种规则是与一定的环境相存相依的，因此在程度和方式上会不断变化，而叫做突发规范。突发规范使集群能够行平时不行之事，其范围从默许到强制。突发规范的形成过程是人际互动的定义的过程，被突发规范理论视为核心的定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生了什么。第二、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第三、我们有哪些权利，什么是正当的，合适的。

2. 从感觉到行动的过程，人们在接下来的事件中通过试错和各种遭遇，权衡可行性和时间性，产生行为。这些行为的规则不断受到新的事件和遭遇的影响。

3. 集合行为的形成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即事先存在的群体和网络、异常事件，以及群的团结（即群要有一定的凝聚力）。

三. 个案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的个案来自北京不同高校不同年级的女大学生和女研究生。笔者用个案访谈的方法采访了10位，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6位的口述记录作为分析材料[17]。本文将使用突发规范理论及其推论作为分析框架来解释女生宿舍集合谈性。之所以选择突发规范理论是因为，虽然其他理论能够解释一些集合行为，但是不能解释女生宿舍谈性的集合行为发生过程中分歧的存在的实际存在，以及这些分歧是如何被一种支配性的基调和规则取代，从而约束参与者以某种方式参与集合行为等复杂过程。并且，突发规范理论与感染论、趋同论等也不是完全针锋相对、非此即彼的。依照突发规范理论，确定集合行为的基调的人际互动过程中，既有情感的成分，也有理性计算的成分，还与群内人的背景有关，感染论、趋同论和条件说与之并不完全矛盾，但都失之偏颇，因此用突发规范理论的分析框架较为全面和合理。

二、个案陈述

个案（一）：某校2002级研究生，北京人，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

大一的时候很少说这种事情，那个时候觉得说不出口，也没有人特别感兴趣，有时候卧谈说的也是感情进展，不大说那方面的事儿。大二过后大家对这个感兴趣多了，开始是湖北的女孩去图书馆借这方面的书来看，这女孩是那种特有解放精神的，经常高谈阔论那种，有些话能听一听的。是讲性的知识的，我们都翻了翻，因为很想了解，我们有时也借这方面的书来看。最记得住的是我们屋有个天津的女孩，平时看起来特别传统，特别温柔，家里是高干，成绩也挺好的，我们班学习委员。有一次她借了一本《明清艳情小说》，中午就闹着说要下午看完，我们都很诧异，不过后来看见她还真的，坐在那里一下午没动，全看完了，我们也跟着在那儿看。晚上熄灯了大家就开始评论这本小说，觉得这本书后面都一样了，没什么意思。但是没有很白的说什么。结果天津的女孩突然问：“你们看的时候会有什么身体反应吗？”她对面床上的那个贵州女孩就说：“没有，什么呀。”湖北的女孩说：“你说哪儿的反应啊？”天津的女孩说：“就是下面啊，你们原来高中的时候看《泰坦尼克号》看到那男主角和女主角那样的时候，下面没有东西吗？”屋子里面没人吭声，过了一会儿，湖北那个女生很轻松地说：“高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现在看这个有反应啊。”我和其他几个女生都懵了，我觉得还是说不出口，怎么把这种话拿出来，但是她们几个要说，我就听着，说不定还能增长点知识。过了一会儿，湖北那女孩说：

“噢，你们做过性梦吗？”贵州那女生说：“什么样的算呀？”湖北那女孩说：“就是梦见接吻、拥抱呀，都算。”天津那女孩说：“其实就是有那种感觉就算。”湖北的女孩很赞成。然后湖北的女孩就说她做过的梦，记不得了她说什么了，后来我就问她们，这个算不算性梦：“我有一回梦见一家子，加上我和我好朋友。梦里她带我去宾馆，去了之后，我不知为何发现那一家子都裸露，我问我好朋友，她说，做那个事。她和长者去了上一层。我在的这个房间太大，他儿子接近我，搏斗，我就跑了。又梦见小男孩，看我跑，就跟我一起跑进电梯。我梦见逃出酒店，就到了地坛，我姥姥家住那，而且可以打电话，好像安全了。”后来天津那女孩也说她做过的梦，完了湖北那女孩说：“有没有谁没有做过性梦的？”贵州那女孩说从来没有，那天晚上好像另外一个北京的女孩不在。还有一个福建的女孩和一个四川的女孩。福建的年纪最小，比我们都小两岁，她从来不参言，睡在上床，我们在说的时候她总在看书，或者听广播。有时候我们拿她打趣，开她这方面的玩笑，她就会生气。四川

的女孩在下面，跟湖北的女孩对床，说：“不知道，可能有，谁记得住这些。”

后来有一次，特逗。天津那个女孩借了一本书，上面有密戏图，大家都跑来看。四川那女孩就问湖北那女孩怎么看体位。然后就讨论有多少种体位，哪些比较好。说了一会儿，就说到二十岁的男的是半成品，三十岁的男的是成品，四十岁的男的是精品，五十岁的男的是极品。后来湖北的女孩说四川那女孩很丰满，也是极品。后来不知是谁说，我们屋开放，我们屋常说，大家都知道这些，别人都不知道那些知识，就我们知道，所以我们都是极品。那天中午天津那女孩起床（她住上面，能一眼看到下面），看见湖北的女孩在床上叉着腿看书，就说：“谁谁谁，这个姿势很深入哎。”

贵州的女孩对同性恋很感兴趣，她和湖北的女孩经常讨论对同性恋的看法。有一天晚上熄灯了，贵州的女孩还在下面和湖北的女孩，还有对床的四川的女孩说同性恋的事情。因为熄灯了，有两个还没有洗漱的女孩就去水房了。就听见她们几个说同性恋的事，说不理解那些女同性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后来湖北的女孩和贵州的女孩就说：“真的有感觉吗？我们去摸一下谁谁（四川的女孩），看有没有感觉。”天津那女孩听说，就从床上下来，说：“我也来试试。”四川那女孩正在脱衣服准备睡觉，听见这种说法没有说话，也可能是倦了，然后这三个人就扑过去，摸人家，还说：“咦，没感觉。”我看见湖北那个女孩先伸手，但是没有摸人家的要害部位，四川那女孩没有说话，也没有反抗，可能有点生气。另外两个人也只是摸一下腰呀、背呀什么的，摸了一会儿，可能持续了不到1分钟，这三个人都收手，相视说：“好像没感觉。”

有一回隔壁屋的一个女孩在我们屋玩，她知道我们屋说这个说得很厉害，她也很感兴趣，就说起这方面的事儿来了。说着就说到谁的那个，她是个脾气很好的女孩，我们就开她的玩笑说没人有她好看，要脱了看，她就很害羞，脸都红了，说不行不行，讨厌！然后我们就上去脱她的衣服，她就奋力反抗，最后把她快弄哭了，但也要脱下来了，最后这几个人良心发现，饶了她，还是没有给她脱下来。她又破涕为笑了。

对了，有一回说起手淫的事情来了，大家都没有人承认，后来四川那女孩子晚上用水（洗屁股）的时候，就问，这样是不是手淫。

后来大四了，倒没有怎么说这些了。屋里的人总是不超过三四个，说到这方面的事情很多时候是私底下说。变化最大的是天津那女孩。她去银行实习，在饭桌子上，那些上了班的人讲黄色笑话，她就回来说，特别下流。我觉得诧异，因为她以前也讲黄色笑话。后来听她说，有些男的跟你说这个，就是对你有所图，或者觉得你不是正经人，才会跟你说这个。有一回有个人跟她说：“觉得你应该懂得挺多的呀，你们学校有性社会学吧？”她说当时她就火了，说：“我们学校有性社会学关我什么事，我又不是学性社会学的！”我问她干嘛发那么大火，她说：“别的女的说到这个都不说话，他们就来衍着脸调侃我，我是什么呀？性社会学关我什么事啊！”

个案（二）：某校99级本科生，北京人，温柔，爱说话，比较容易迎合别人。

谈性的对象有宿舍的同学和男朋友。

跟性有关的话题，比较狭窄。评价女生性感，男女之间的事情，性关系，一男一女有没有那种关系。我们屋有个上海女生，很少附和，后来搬出去住了，她变漂亮了，从一个女生变成了一个女人。我对性不好奇，对那些东西像《女友》这样的杂志，与同龄人交谈，以前的高中同学不谈，上大学才开始交谈，高中根本不知有这回事，大人也避着不谈，这一窍还没有开。父母只会说工作后要保护自己，说现在上班了，要知道不要被坏人骗了。电视上遇到这种场面，就很尴尬。我和男友电视遇到这种场面会谈起。

第一次谈性，有个大四女生住进来，她有男朋友，看过毛片，她男朋友也看过毛片，有一次卧谈，她说我们长大了，了解更多事情了，可以自己做主张，我们不接话（大二的时候）。她说，感情好的时候，可以超越。我们觉得在寝室里不能说，男生才会这样，女生不可以，羞耻，跟男朋友的接吻、亲密行为都不能说。当时在屋里炒得挺凶，后来说的占多数，不说的有个别，我们对此怀疑。因为她也在外面住过，她一否定，我们就抨击她，看《女友》每一期，关于性，女人也有享受性的权利，也可以自由地说，开始不接受，后来也接受了，大家就讲开了。后来《瑞丽》上有性的东西，就每期都拿来谈。

同学晚上在宿舍里从别人的话题，八卦的消息，谁和谁，说到自己的话题。我们屋浙江的，内蒙的，湖北的，湖北的是个初中生的样子，没有长开，天真，个子小，整晚上自习。上海那个搬出去了一段儿，上海人比较开放，还有一个北京的常回家。

说自己的事情，大一的时候不说，大二恋爱，开始不好意思说。后来就开始这样开玩笑，拥抱被看见，好亲密啊。现在女孩真的很开放，有一个人说出，没有人反对，也能接受了，也会参与。也就变得很公开，表面。自然的東西很容易就进入了，都做了，我们就会开开玩笑。从平常对人的感受，有人租房住，她们俩最先讨论，都是跟我好的。我们几个的观点挺一致的，我们可能会评论别人。她提出，我会发表意见，我们借用别人的事例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是可接受说这个，然后是关系熟，她也不会生气。平常也没什么保守，我们屋活泼，都有男朋友，都说，能说会道。最不可能出去跟男朋友一起住的女生也出去了。别的很保守的女孩也说，其实大家都一样。大家住在一起，深入了。别人比较能接受你这个人，和你谈东西，很配合，尊重你，这样相处好一些。

说自己的事情，如果她有这方面的经历，会说她的感受，接吻，舒服不舒服，有没有感觉，他怎么会用这种方式，也不知道对方舒服不舒服。说避孕和大学宿舍的同学说，和男朋友也说。有些话题开始说不出来，后来也能说了。内蒙姑娘从上海回来，我们就问她到什么程度啦，什么感觉，她说：“当时觉得好，后来挺不好意思的。”上海那姑娘就说：“你没被男的那个吓着吧？”内蒙姑娘说：“别瞎说！”浙江姑娘说：“真恶心！又来了！”平时上海那个女生说男性生殖器，男的那个啊，小啊，我们屋就要打断她了，因为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说，没什么好说的，但总觉得要面对，总有一个过程。大姑娘家，我们平时从来不谈这些话题，她老说这个男的很野性，那个的很性感，男性生殖器，我们不听，她也不会往下说了，自己感叹一下。浙江姑娘虽然这样说，她和她前几个都发生过，她告诉我们的。她为了表示她付出多，她说的。她单独和我说的，不是一个时段，她也是一个教徒，孩子气，自说自己的话，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和我谈，不知道和别人谈没有。我就对她说：“我觉得真可怕，男的那个多脏呀。”上海那姑娘马上说：“男的那个脏，没人受得了，个人卫生当然要弄好，不然会很容易感染。”内蒙那姑娘听见这话就来劲了，说：“你们说性病是怎么得上的？”然后大家又吵得很凶，湖北那姑娘说一个女的只要和两个以上的男的那样以后就会得性病，上海那姑娘说注意卫生，不光要注意个人卫生，还一定要戴小帽子，然后我们就笑着问她什么小帽子，她就说：“哼哼，不告诉你们。”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笑过了，内蒙那姑娘又问：“你们接受得了口交吗？”大家都说太恶心了，上海那姑娘说：“口交其实对男的没什么不好，对女的很不好。”她说口腔里面有很多病毒，女的生殖器很容易感染。内蒙那姑娘又问上海那姑娘什么避孕方式最好，当时我们好像都不赞成吃药，因为听说吃药对自己和孩子都不好，又觉得上环很可怕，因为我妈去年环掉了嘛，做手术，挺可怕的。然后内蒙那姑娘又说那种时候，总是有一个异物在里面，也不好，后来不知道谁说的体外排精比较好，但是不保险，而且上海那姑娘又强调说，男的那个如果包皮长的话，一定很容易感染女的。还说有的男的比较容易感染女的，有的不容易。我们就问怎么看出来的，然后就听她说什么包皮什么杆菌，后来又说到有的男的是包茎。后来又说什么，我忘了，那天增长的知识挺多的，反正早晚都要面对，也觉得不是那么难说出口了。

最深入的是最好的朋友的那方面的经历，她在外面住过的。但自己的亲身的那方面的经历，又特别好的朋友，她会说这个。这要看两个人是否亲密。她跟我说她的感受，不很具体。不是针对性的意见，她会开玩笑，一会儿说真的，一会说我骗你的，不敢保证真实性。为了交流，说出自己的经历，平等交流，你的事情进展别人知道了，后果就是在寝室里，你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看得透。在别人眼里，不正经。我想，让人知道我也有这样的事情，我也很在乎。在屋里生活在一起，但是因为不得不说自己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底细，所以在外人面前也维护一个很好的样子。”

那个男朋友在上海的女孩又要去上海，去报道。我大四常回家，疏远了一些，我在这边看书，听见她们三人在那里挤眉弄眼，云里雾里地说什么“送几个东西给她”。宿舍里就我和梁蕾（化名）没有说话。也只有我跟梁蕾，我和她没有在外面住过，其他四个都有。我听见她们在嘻嘻哈哈的说，送几个东西给另一个女孩，梁蕾她们四个睡一边，我在这里看书，听见他们这样说，也没有有意找我说，我就听着，不去打探这种别人的事情。但是梁蕾在那边，她们就在跟前，不告诉她，三人自己在那儿说，“给两个，给三个。”梁蕾说：“她们都不告诉我。”她们三个就说女孩子（梁蕾）不懂事，纯洁。梁蕾说：“不就是避孕套吗。”梁蕾还跟我说，三女孩中有一个是她的老乡，关系挺好，但是她们就不告诉她，她一猜就猜对。梁蕾还哭过。当时三个女孩中还有一个冲她，说害怕玷污了她，她就跟我哭。她表现出纯洁的样子，我们说这个，她不大参与。她很正经的样子，她们自然就排斥她。我们三四个人说，有经历的，都应该说。你平时表现出纯洁，就不跟你说了。她们三个是什么想法，排斥那个女孩，就是你不可能不懂，你有经历，我们也见过，你干吗做出这个样子，纯洁！很不把我们当一家人似的。你不把我们当自己人，我们也不会跟你有深层次的交流。不是好心，不感染她。同龄人，都知道维护自己，她这样道貌岸然，假君子，“自我保护”。为什么是保护？千万不要跟别人说自己的事，本能的一句话。她在乎别人怎么看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设置很多借口来保护自己。我看见你男友怎么样，你做的事情大家还不知道阿，自认为很纯洁，害怕说什么话玷污了，大家都开始说了自己的，还不说，装什么圣女呀。

性的广告，内衣，男的喜欢性感内衣，两个女的都去买了，心知肚明，不明说，都知道，穿给男朋友看的把。身材，性感内衣。会说一些什么“你男友一定很喜欢。”“这个地方很好看。男的肯定特别高兴。”我不讲黄色笑话，我讲故事都讲不好。我们屋有两个特爱讲，卧谈的时候我们都听着。

某个事情，上海大学的两个学生在办公室里偷情被抓住了，我们在杂志上看见，大家都说一说，我们应该怎样，讨论各自的态度。有个姑娘说，学生怎么能这样，有个姑娘说，感情深也没有必要。有的觉得偷情不对，我会怎么说？大家说的时候，都很正经的样子。嘻嘻哈哈过去了，即使撒谎也理解。我知道一个姑娘和她男朋友有一次在学校后面的山上，那天我们去散步看见的，还有晚上的时候她们经常在宿舍底下接吻拥抱大半天，但是这会还都挺正经的。不说话的人会让人觉得很奇怪。

个案（三）：某校2000级本科生，河南人，给人印象比较直率。

性的社会话题，会说AIDS，可怕，不说传播途径。强奸，安全，大学生之间发生的关系都比较安全，同性恋，发生性关系的方式。我对身体结构不太了解，我以为尿道是生孩子的地方。你在外人那里不说，会在宿舍说，熟，干嘛都一块，没有隐瞒。我和我们宿舍，没有熟到这个程度，不知该谈，没有机会谈，人比较多。我们宿舍的人，不喜欢参加社团，老爱郁闷，比较小孩，从大二、大三、大四，一次比一次严重。

为什么不谈。就我们屋来说，都曾有男朋友，有最亲密的时候，都做过这种事，挺正常，没什么好说的。有个别会谈起性交的过程，感受，我身边比较熟的人的男友都不是那种人，晚上10:30就会送回来，我们的恋爱方式比较简单，不是很喜欢把感情说出来，身体不舒服会对症下药，问问别人。白带多、乳房疼，说来例假没来，校医态度差。就那个女生，老说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就她说得很恶心，没有几个人大理她。我和最要好的朋友谈痛苦的事情，我们俩谈顶多“有没有这种关系，在哪儿啊，我们怎么不知道阿。”一方面因为这件事对错有把握，关系特好，也不是什么都可以说，她能帮你把握一下，控制一下两个人的进程，保护自己。我和男生熟，男生吃饭的时候说黄色笑话，晚上宿舍里卧谈也会说一两个，上网会看见一点。

个案（四）：某校98级本科生，山西人，衣着打扮保守。

我们屋一般都不说这些，顶多说说感情的事情，说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第二个阶段是什么，牵手、KISS, TOUCH, 然后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了。我们屋最多就说这些。班头借了一本《北大女生》，里面的那些事情，你看过啊，我们屋也都看了。你觉得那些事情是真的吗？那时候我们屋就班头谈恋爱了，她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真的会有吗？难以想象。”我们都觉得不可能是真的。性的社会事件，我们屋也谈，但是记不清楚了。看毛片？大四的时候，很无聊，就是我们三四个人在屋里，隔壁屋有毛片，那屋觉得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她们从来都说得很厉害，我们也很好奇，就借来看看，特别恶心。后来就再也没有看过了。

个案（五）：某校2000级本科生，河南人，身材高挑，眉目秀丽，成绩好，自我感觉非常好，有些高傲。

说这个，我从来不说。我觉得，说这个，只是无聊。我没有男朋友，我们屋也没有人谈恋爱，奇怪吧，没有人说这些。而且我现在自己住在外头准备考试，也不知道她们说什么。跟这个有涉及的，就是我们一起看片的时候，有那种镜头，我们就会预测会还是不会（发生那种事）。怎么说起来的，就是看到这种镜头，开始没人说话，大家都屏气凝神，后来有人开始发问，旁边就有人搭腔，说着说着也就不觉得什么了，每次看的时候就能很自然的评论他们，这很正常。

黄色笑话，我从来不说，我觉得层次很低的人才说黄色笑话。

个案（六）：某校2000级本科生，北京人，善于言谈，很热心。

在日常生活中，我基本上不讨论，不深讨，有些什么话题？人大女生是否是处女，在卧谈的时候。我会发表意见，什么内容，我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我说到的这一点（不是处女）的，继续说的话，那你为什么说别人的事情不说自己的呢，你既然能很轻松地说别人的事情，干嘛不说自己的呢？所以不能再继续探讨。我不知道宿舍有没有人有性关系，我们认为这很PRIVATE, 和男朋友发生到什么程度，互相捍卫，不会太说三到四。你让我估计人大学生，有过的有四分之一吧。天南地北地谈，人大食堂里男女生怎么吃饭，人大校园里谁最漂亮，某个阶段适合某种动作。然后我们就会说，男生会说这些吗，男生都谈什么呢，就会说，男生不谈才怪，男生还看毛片呢，不就是谈那点事儿，然后谈到人大的学生的性关系的事情，对系里比较开放的女生评论几句。我们说恋爱经历，不会说别的。我们屋没有出现出去住的，顶多一个晚上不回来，恰好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很敏感，我会暗示说有什么新进展，她说我们很保守，她男友不会强迫她的，我靠的是对她的信任。

我们会谈到发生婚前性行为，婚姻。长久的打算，结婚生小孩，我们屋大都保守，有过男朋友的有两三个。我就和最好的朋友比较谈的深，问题是都很保守，婚前决不发生，顶多讨论。会说怎么保护自己，不会说“丰乳”这样的，没有那么明目张胆的用，最多可能说性感。关于强奸，讨论社会伦理方面的问题，保护自己（深夜），我们会互相警惕，不走夜路。性骚扰，校园里的性骚扰基于谣言，西区哪个点比较容易遇到色狼，下晚自习学9后面的小花园，性骚扰者追着不放，死跟着你，有一些说起有关英语角的事情，师姐被抢了。在卧谈的时候，闲聊，说，大家知道吗，谁谁谁怎么样了。大学生在外面找小姐这样的新闻。

进大学前有人提起会说吗？在长辈面前，不会发表意见，我认得很多比我成绩差的女孩发生过，在社会上混的学生都说过几句话。男生追她们，她们的小群体里发生的性方面的事情，最早是在小学时，不良少年，和她们聊天，她们就会讲。我曾经听过她们给我讲她们的好朋友的事情。我有一些好朋友，从幼儿园、小学、初中，一批小朋友住在一个地方，女生都比较成熟只有我不知道，所以跟我讲，好奇地问“打炮”，11岁时，5年级，她们说男生女生之间的一些事情，忘了是怎么形容的，我也不懂，说男的那个是插管。上生理卫生课，我才明白什么叫那个东西，插管，小时候叫这个。高中的时候，没有问的人，除了例假父母很自然地准备了这个那个。中学谈过一两次，校外的痞子，女同学混得不错，跟我随便聊，她们有时会谈到，明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才知道是男的那个部位插进女的那个部位。明白了，就不怎么说了。偶尔会跟那些不良少年聊到很深。一次谈到，是她提起的，我听。我觉得她只肯告诉我，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她对这个很厌恶，不是很正面的口气来说，也没有很多骄傲的表情。每年都有同学到学校来，漂亮女生更新很多，她们很落魄。最开始说有男生截住她，挑逗她的事情。后来说的更多是抱怨，和给自己打气的话，我挺同情她的，特别愿意倾听。求知方面，谈话中性交流顶多

10%。更多的是协和的博士教的。说过几次，主要是EMAIL，他是个男的，还有一些在性学图书馆借过一两本。还有就是网上。其他的很少谈，爱情经验很少谈。别人说黄色笑话，比较厌恶。

家庭里，母亲特爱唠叨，教育我。我什么都不说，她主要是说保护我我比较关心的一些事情比如被强奸了要不要说，这些就是自己想，不会说出来。

邻里也没有交流，饭桌上的性话题，同事才谈，跟朋友谈的黄色笑话，性的社会事件，具体的某人某事，在她不觉得是隐私时就可以说，他很骄傲很自豪。说自己的性有说的，不会说的很深，只是在什么状态上，对是否发生过表态。饭桌上，一般不是我发问，是某个有激情的人发问，别人表示兴趣，进展到哪一步了，你们俩一起住了吧？他们就会表态。谈论别人的亲密关系，被谈论的人是自己的朋友，如果在场有不熟悉的人，就不说了。饭桌上说黄色笑话也一样，有男生女生在一起，有一两个人说，其他人听着，但是都是认识的，跟不熟的人在一起也不会说的。因为亲密的人认为你会捍卫她们的隐私，会认为你问她这句话是关心她，不是打探。我有一个特要好的，小学在一起，一个联系就在一起，我们信任，没有利益的关系，没有别的意思，也没有其他的人是我们俩都认识的，身边的人根本不认识她。我们之间有经验交流，会分享一些细节。

我和同事一见如故，我感觉到她谈论性，如果谈论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完全跟你基于信任的，象你是有职业操守的。

除了咨询外，陌生人会谈吗，如果他没提起不会说，如果朋友介绍，他有意谈这个，我会说。但是我有个基调，假设我出席公共场合，在网上，或者陌生人，跟我说这个，我会试探一下，如果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可以说。我更多的跟同龄的大学生谈，但至少不会主动谈。卧谈时有两个人一唱一和，我们听着好玩。

三、个案分析

(一) 为什么女大学生说性的某些情景被认为是集合行为

从上面的个案看来，女大学生说性，对象多为同龄同性朋友，除了男朋友以外也很少跟异性谈及。谈得最深的对象通常是闺中密友，自己最隐秘的私事只会跟最亲密的朋友说。和父母亲友也有所触及，但是多是以性的安全为主题，而且说得比较隐讳。同学同舍的也有谈到，这是女生谈性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也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为什么说这样的社会事件是集合行为呢？

集合行为的定义是：对某一共同影响或令人感到不满、惶惑和不稳定的刺激产生反应的行为，是这样一套行为模式，在这套行为模式中，惯常的规则中止了，人们在一种突发规范（Emergency Norm）下集体性地超越、绕过乃至颠覆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性规范和结构。包括交通事故、对商店的节日展销给与临时性关注、音乐会的观众和飞机上的乘客的行为、远古文化中用来庆祝丰收或者某一军事胜利的节日、福音派宗教集会、暴乱、谣言、流行等。

大学女生寝室聚众谈性，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因为女生所受的传统教育不允许上流社会的未婚女士对性大谈特谈，除了不得不说的例假等生理现象也被讳为“倒霉了”、“大姨妈来了”、“那个来了”、“我来了”之外，女生对于黄色笑话、男女性关系、性梦、手淫、色情片、避孕等等都是羞于在众人面前开口的。因此女生在这种场合下谈性，内容涉及到例假等生理现象之外，是一种违反传统习俗和有悖传统道德的行为。不管参与者的价值观是否发生了改变，参与者的行为集体性地违反了惯常的规则。而且这种行为通常是在某一个刺激或影响（例如：某种涉性的媒体、书、杂志）之下发生的短暂的集群行为，缺乏记忆性，但却确实发生过。

以下用“集合谈性”来简称女生寝室聚众谈性的非组织性行为（区别于性教育等正式场合）。

(二) 女大学生集合谈性的条件

女大学生谈性的条件在环境因素、时间因素、导火索等方面比较简单，对此的解释，突发规范理论与其他集合行为理论差别不大：

事先存在的群体和网络。这属于环境因素，一定的环境因素增加了人们对某一共同刺激以一种自发的方式反应的机会。任何能使人们快速、便捷地进行信息传播的组合都增加了自发行为的可能性。寝室和聚餐等环境提供了信息快速传播的平台，当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在寝室里出现，它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公共的话题。

时间因素。集合谈性常常发生在周末或者晚上或熄灯后的卧谈会上，见上面的多个个案。这个时候人比较放松，也比较有胆量做一些可能逾越规矩的事情。

诱因：突发事件和冲突的价值观。女生谈性多在受到某个涉性的社会事件和媒体的影响下引发。传统的性道德和性解放的思潮同在，每个女生都面临对性的重新认识，以及对性道德的重新审视和选择，冲突的价值观的

存在常常引发集合性为。但参与集合行为并不意味着一定改变原有的价值观。

集合谈性最关键的问题是，女生们在面对刺激的时候，为什么能打破传统的观念和规则？怎么打破的？

沿着突发规范理论的思路，上面的问题对应的理论问题是：旧有规则是怎样被逾越和推翻的，突发规范是如何得到认同的，这样的规范有什么样的力量。突发规范理论的回答是，一个事先存在的群体通过人际互动对一件事情的正当性定下一个支配性的基调，与这个基调相应的规则同时产生，约束参与者，参与者在这种规则的要求下以各种方式参与集合行为。这里笔者从突发规范理论得出以下推论，以备集合谈性的具体情景的验证。

推论一：基调。由于人们对某个事情定下的基调是通过人际互动达成的，那么刺激发生后，有不同反应的人的之间的地位关系、各方人数多寡、当时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理性分析和很多偶然因素都会影响人们对基调的认定，以及集群接下去的行为规则。

推论二：规则的力量。由于人们按照占优势地位的规则行事，则该规则对参与者有一定的约束力，从默许到强制。众人通过互动感到的强制性的规则如果被某参与者违反，则该参与者会受到其他参与者的惩罚。

推论三：个人价值观不是参与集群谈性的决定因素。由于规则是众人妥协的结果，并非普遍情绪或者一致看法，则参与者对此事的价值观可能没有任何改变，在集合行为发生之后仍有可能在别的情景下完全按照另一套原则行事。

命题：变化的规则。由于集合行为的发生是人们在接下来的事件中通过试错和各种遭遇，权衡可行性和时间性而产生的，这些行为的规则不断受到新的事件和遭遇的影响。那么规则从一开始到最后都随着人们不断修正的主导的基调而改变，因此集合行为也会在程度和方式上不断变化。

（三）论证过程

基调：

（1）地位与基调

个案（一）中，涉性书籍《明清艳情小说》作为一个刺激，引发了寝室里的人谈性的生理反应和性梦。我们先分析个案（1）中参与者的角色。参与进来谈性和主动听谈性有天津女孩、湖北女孩、贵州女孩、四川的女孩和受访者（北京女孩），对此比较排斥的是福建女孩：“福建的年纪最小，比我们都要小两岁，她从来不参言，睡在上床，我们在说的时候她总在看书，或者听广播。有时候我们拿她打趣，开她这方面的玩笑，她就会生气。”参与者当中，天津女孩是话题的挑起者，也是她开始试探的：“结果天津的女孩突然问：‘你们看的时候会有什么身体反应吗？’”。贵州的女孩扮演的是一个话题的配合者：“她对面床上的那个贵州女孩就说：‘没有，什么呀。’”湖北的女孩扮演的也是一个积极配合的角色：“屋子里面没人吭声，过了一会儿，湖北那个女生很轻松地说：‘高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现在看这个有反应啊。’”后来湖北的女孩成为新的话题的挑起者：“过了一会儿，湖北那女孩说：‘噯，你们做过性梦吗？’”而受访者也从听众逐渐过渡到宣讲者的角色：“后来我就问她们，这个算不算性梦：‘我有一回梦见一家子，加上我和我好朋友。梦里她带我去宾馆，去了之后，我不知为何发现那一家子都裸露，我问我好朋友，她说，做那个事。她和长者去了上一层。我在的这个房间太大，他儿子接近我，搏斗，我就跑了。又梦见小男孩，看我跑，就跟我一起跑进电梯。我梦见逃出酒店，就到了地坛，我姥姥家住那，而且可以打电话，好像安全了。’”

谈性是否正当，是谈性的集合行为需要定下的基调。在天津女孩挑起话题时，每个人都面临着对于谈这么具体的以前从没有当众谈过的性话题的正当性评价，这时每个人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提出者和接话人的身份，在寝室这个小群体的地位和影响力，都会影响到这个话题是否被认为合适的，正当的。天津女孩的立场是很显然的，她提出话题，并且“有一次她借了一本《明清艳情小说》，中午就闹着说要下午看完，我们都很诧异，不过后来看见她还真的，坐在那里一下午没动，全看完了，我们也跟着在那儿看。”这样的举动也能看出她的立场，并且“我们也跟着在那儿看”已经能够表现出一些她的影响力。同时，受访者还强调“最记得住的是我们屋有个天津的女孩，平时看起来特别传统，特别温柔，家里是高干，成绩也挺好的，我们班学习委员。”除了天津女孩以外，湖北的女孩也算是有某种影响力的：“湖北的女孩去图书馆借这方面的书来看，这女孩是那种特有解放精神的，经常高谈阔论那种，有些话能听一听的。是讲性的知识的，我们都翻了翻，因为很想知道，我们有时也借这方面的书来看。”这两个女孩表现出的对于这种谈论的积极态度对当时能够集体谈性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的访谈对象中，相似的例子还包括个案（二）中高年级师姐的影响：“第一次谈性，有个大四女生住进来，她有男朋友，看过毛片，她男朋友也看过毛片，有一次卧谈，她说我们长大了，了解更多事情了，可以自己做主张，我们不接话（大二的时候）。她说，感情好的时候，可以超越。我们觉得在寝室里不能说，男生才会这样，女生不可以，羞耻，跟男朋友的接吻、亲密行为都不能说。当时在屋里炒得挺凶，后来说的占多数，不说的有个别，我们对此怀疑。因为她也在外面住过，她一否定，我们就抨击她，看《女友》每一期，关于性，女人也有享受性的权利，也可以自由的说，开始不接受，后来也接受了，大家就讲开了。后来《瑞丽》上有性的东西，就每周都拿来谈。”

这里我们有必要来对比一下个案（四）：

我们屋一般都不说这些，顶多说说感情的事情，说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第二个阶段是什么，牵手、KISS，TOUCH，然后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了。我们屋最多就说这些。班头借了一本《北大女生》，里面的那些事情，你看过啊，我们屋也都看了。你觉得那些事情是真的吗？那时候我们屋就班头谈恋爱了，她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真的会有吗？难以想象。”我们都觉得不可能是真的。

个案（四）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班头”，《北大女生》描绘了某些北大女生比较开放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她看了这本书以后的评价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而且当时只有她谈恋爱了，她的观点和感受也算是比较权威的，因此最后谈论的结果是“我们都觉得不可能是真的”，所以以后寝室里对性行为 and 性交谈的态度是偏向于传统和保守的，鲜有像个案（1）这样的谈性行为。即使在隔壁寝室的影响下，她们当中的一些人能够一言不发地看毛片，既使行为上已经开放很多，但是仍然羞于说性，这大概是大多数女性的一个写照。女性说性所能开口的对象原本已经非常狭窄，其他被排除的对象如父母亲友对于她们说性这件事早已在无形中站在了否定的位置上，她们面临一个偶然的会与同龄同性人互动，这时这些人中比较有地位的人如果让人感觉到继续扮演了父母和传统的角色，集合说性这样的事情就不大可能发生了。

个案（五）的被访者是人民大学2000级本科生，河南人，身材高挑，眉目秀丽，成绩好，自我感觉非常好，有些高傲。她可以被看作是我的访谈对象中本人在寝室里比较有地位者，或者至少是自以为很有地位和主见的人，她说：“说这个，我从来不说。我觉得，说这个，只是无聊。我没有男朋友，我们屋也没有人谈恋爱，奇怪吧，没有人说这些。而且我现在自己住在外头准备考试，也不知道她们说什么。”“黄色笑话，我从来不说，我觉得层次很低的人才说黄色笑话。”但是她们在不得不反复同一种刺激后还是无法保持缄默了，对于传统的说性原则稍有退让：“跟这个有涉及的，就是我们一起看片的时候，有时候有那种镜头，我们就会预测会怎么样。怎么说起来的，就是看到这种镜头，开始没人说话，大家都屏气凝神，后来有人开始发问，旁边就有人搭腔，说着说着也就不觉得什么了，每次看的时候就能很自然的评论他们，这很正常。”

（2）人数与基调

在个案（一）中，贵州女孩的配合和北京女孩的参与也是在人数上使这种认同得到更多的支持。人数多寡有时候至关重要，我们来看个案（三）：“为什么不说。就我们屋来说，都曾有过男朋友，有最亲密的时候，都做过这种事，挺正常，没什么好说的。有个别会谈起性交的过程，感受，我身边比较熟的人的男友都不是那种人，晚上10：30就会送回来，我们的恋爱方式比较简单，不是很喜欢把感情说出来，身体不舒服会对症一下，问问别人。白带多、乳房疼，说来例假没来，校医态度差。就那个女生，老说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就她说得很恶心，没有几个人大理她。”

（3）理性考虑与基调

除了地位和人数多寡的影响以外，理性考虑也是一个参与的原因。开始的时候，北京女孩并没有积极说话，而是作为一个倾听者参与，她参与的理由是获取知识：“我和其他几个女生都懵了，我觉得还是说不出口，怎么把这种话拿出来，但是她们几个要说，我就听着，说不定还能增长点知识。”毫无疑问，获取知识是很多女大学生谈性的一个重要动机。在个案（一）中，除了北京女孩以外，别的女孩同样也有获取知识的理性考虑：“后来有一次，特逗。天津那个女孩借了一本书，上面有密戏图，大家都跑来看。四川那女孩就问湖北那女孩怎么看体位。然后就讨论有多少种体位，哪些比较好。说了一会儿，就说到二十岁的男的是半成品，三十岁的男的是成品，四十岁的男的是精品，五十岁的男的是极品。后来湖北的女孩说四川那女孩很丰满，也是极品。后来不知是谁说，我们屋常说，大家都知道这些，别人都不知道那些知识，就我们知道，所以我们都是极品。那天中午天津那女孩起床（她住上面，能一眼看到下面），看见湖北的女孩在床上叉着腿看书，就说：‘谁谁谁，这个姿势很深入哎。’”

个案（二）对说性的解释是“为了交流，说出自己的经历，平等交流。”理性的考虑不光停留于此举的好处，也有大家运用规则对此举可能带来的不利之处的规避：“你的事情进展别人知道了，后果就是在寝室里，你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看得透。在别人眼里，不正经。我想，让人知道我也有这样的事情，我也很在乎。在屋里生活在一起，但是因为不得不不说自己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底细，所以在外人面前也维护一个很好的样子。”

以上的分析支持了这样的论点，女大学生集合谈性不是大家一时的冲动，更不是普遍情绪的释放，而需要以某种方式明确谈性的合法性。合法性的认定过程，就是集合行为的基调的认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的地位关系、各方人数多寡、当时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理性分析都会影响到集群接下去的行为规则。同样受到传统思想和解放思潮的影响，为什么有的女生寝室谈性，有的女生寝室不谈性，在这里被解释为某次谈性活动当中，参与者人际互动的结果。这种人际互动的偶然性很大，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可能导致基调的微妙改变，而致使规则变化，这一点笔者将在推论四的分析中着重阐明。

在女生集合说性及其相关的各种场景中，有的规则是带有强制性的，有的规则则比较模糊。在强制性的规则的场景中，如果参与者违反规则，将会受到惩罚。个案（二）中，

“那个男朋友在上海的女孩又要去上海，去报道。我大四常回家，疏远了一些，我在这边看书，听见她们三人在那里挤眉弄眼，云里雾里地说什么‘送几个东西给她’。宿舍里就我和梁蕾（化名）没有说话。也只有我跟梁蕾，我和她没有在外面住过，其他四个都有。我听见她们在嘻嘻哈哈的说，送几个东西给另一个女孩，梁蕾她们四个睡一边，我在这里看书，听见他们这样说，也没有有意找我说，我就听着，不去打探这种别人的事情。但是梁蕾在那边，她们就在跟前，不告诉她，三人自己在那儿说，‘给两个，给三个。’梁蕾说：‘她们都不告诉我。’她们三个就说女孩子（梁蕾）不懂事，纯洁。梁蕾说：‘不就是避孕套吗。’梁蕾还跟我说，三女孩中有一个是她的老乡，关系挺好，但是她们就不告诉她，她一猜就猜对。梁蕾还哭过。当时三个女孩中还有一个冲她，说害怕玷污了她，她就跟我哭。她表现出纯洁的样子，我们说这个，她不大参与。她很正经的样子，她们自然就排斥她。我们三四个人说，有经历的，都应该说。你平时表现出纯洁，就不跟你说了。她们三个是什么想法，排斥那个女孩，就是你不可能不懂，你有经历，我们也见过，你干吗做出这个样子，纯洁！很不把我们当一家人似的。你不把我们当自己人，我们也不会跟你有深层次的交流。不是好心，不感染她。同龄人，都知道维护自己，她这样道貌岸然，假君子，‘自我保护’。为什么是保护？千万不要跟别人说自己的事，本能的一句话。她在乎别人怎么看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设置很多借口来保护自己。我看见你男友怎么样，你做的事情大家还不知道阿，自认为很纯洁，害怕说什么话玷污了，大家都开始说了自己的，还不说，装什么圣女呀。”

由于这个寝室中说性的规则是，既然参与，有经历的人都应该说。这种规则带有强制性，是因为跟别的说性的内容相比，说“自己的事”是从谈论月经，到谈论性的社会事件、谈论身边的人的事情，谈论自己的事这个系谱中最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伤害的内容。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大家有一种默认的规则：既然你做了，你听了别人说，你自己就应该说。这个案例中那个老是不说的女孩子后来受到了大家的惩罚，这种惩罚不仅体现在说性这样的事情上，还延伸到生活中别的事情上。

从这个个案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体会到强制性规则的力量，我们来看另一个个案。个案（六）：“在日常生活中，我基本上不讨论，不深讨，有些什么话题？人大女生是否是处女，在卧谈的时候。我会发表意见，什么内容，我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我说到的这一点（不是处女）的，继续说的话，那你为什么说别人的事情不说自己的呢，你既然能很轻松地说别人的事情，干嘛不说自己的呢？所以不能再继续探讨。我不知道宿舍有没有人有性关系，我们认为这很PRIVATE，和男朋友发生到什么程度，互相捍卫，不会太说三到四。”

这个案例中，参与者虽然没有产生说别人和自己的性的集合行为，但是此例的规则其实与上一个如出一辙。说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说自己的事情，为了维护这一默契，这个寝室选择的是对于别人的事情自己的事情都不说，而别的性话题，比如评论涉性影片，规则的强制性可能就没有这么明显了。

个案（一）中几个女孩去摸另一个女孩的身体也是一种与性有关的集合行为，其行事规则显然在程度和方式上也表现出一种强制性：“贵州的女孩对同性恋很感兴趣，她和湖北的女孩经常讨论对同性恋的看法。有一天晚上熄灯了，贵州的女孩还在下面和湖北的女孩，还有对床的四川的女孩说同性恋的事情。因为熄灯了，有两个还没有洗漱的女孩就去水房了。就听见她们几个说同性恋的事，说不理解那些女同性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后来湖北的女孩和贵州的女孩就说：‘真的有感觉吗？我们去摸一下谁谁（四川的女孩），看有没有感觉。’天津那女孩听说，就从床上下来，说：‘我也来试试。’四川那女孩正在脱衣服准备睡觉，听见这种说法没有说话，也可能是倦了，然后这三个人就扑过去，摸人家，还说：‘噢，没感觉。’我看见湖北那个女孩先伸手，但是没有摸人家的要害部位，四川那女孩没有说话，也没有反抗，可能有点生气。另外两个人也只是摸一下腰呀、背呀什么的，摸了一会儿，可能持续了不到1分钟，这三个人都收手，相视说：‘好像没感觉。’”

在这个过程中，四川女孩的没有声音和动作的反抗给这个集合行为制定了规则，使得其他三人不敢造次。在这个集合行为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和力量来推进它的发展，四川女孩被置于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她在其他三个人眼里的反应是影响这个事情能够走向何方以及怎么走的关键因素，形成这个场景中具有支配性的基调。被访者提供的另一个场景的结果则与这一次截然相反：“有一回隔壁屋的一个女孩在我们屋玩，她知道我们屋说这个说得很厉害，她也很感兴趣，就说起这方面的事儿来了。说着就说到谁的那个，她是个脾气很好的女孩，我们就开她的玩笑说没人有她好看，要脱了看，她就很害羞，脸都红了，说不行不行，讨厌！然后我们就上去脱她的衣服，她就奋力反抗，最后把她快弄哭了，但也要脱下来了，最后这几个人良心发现，饶了她，还是没有给她脱下来。她又破涕为笑了。”

虽然这两个个案不是纯粹的说性，但也是说性过程中引发的行为，也是十分典型的集合行为。对比这两个个案，也可见规则的强制性与基调一样，是随着场景中人际互动的变化而变化的。虽然做的事情差别不大，但显而易见，两个场景的基调有些不同。前一个场景的支配性基调是，为了验证同性恋的感觉，这样做虽然不会受到太大的反对，但是最关键的人没有表示欢迎。后者的支配性基调是这样做大家都很好玩，关键人物也没有义正词严或者无声反抗，参与就受到一种鼓励。在前一个场景中，参与者感觉到的规则是可以做，但是只能到某个程度必须停下来。而在后一个场景中，参与者感觉到的规则却相对模糊，行为可能在任何一点停止，也有可能在任何一点继续发展。

从以上的分析中得知，女生集合谈性的规则有的是强制性的，有的是默许性的，都遵循参与者对谈论某种内容或者行为的合法性的认定。如果规则是必须谈性，那么不谈的人将受到惩罚，如果规则是可谈可不谈，那么参与者可以一直倾听。同样，“不可以做，或者做到某一步必须停止”的规则和可做可不做的规则的力量也是不

一样的。从这一点上也可见，感染论和趋同论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

个人价值观不是参与集群谈性的决定因素

突规范理论认为，个人参与集合行为，是受到一种规则的影响，他自己的看法很有可能跟支配地位的基调不同。他虽然在这个场景中按此规则行事，但是，他在其他场景中，完全可能依照另一套规则行事。个案

（四）和个案（五）中的两个女孩都是耻于说性的，但是（四）中的女孩的寝室也可以在隔壁的影响下去借毛片来看，（五）中的女孩在面对影片中频繁出现的涉性镜头，也逐渐说笑自然。如果这两个例子还不够典型，我们来看看个案（一）中的天津女孩。在与本寝室同学的集合谈性中，天津女孩常常扮演比较主动的角色，挑起和推动话题，但是她毕业前实习时的表现去完全不一样：

“后来大四了，倒没有怎么说这些了。屋里的人总是不超过三四个，说到这方面的事情很多时候是私底下说。变化最大的是天津那女孩。她去银行实习，在饭桌子上，那些上了班的人讲黄色笑话，她就回来说，特别下流。我觉得诧异，因为她以前也讲黄色笑话。后来听她说，有些男的跟你说这个，就是对你有所图，或者觉得你不是正经人，才会跟你说这个。有一回有个人跟她说：‘觉得你应该懂得挺多的呀，你们学校有性社会学吧？’她说当时她就火了，说：‘我们学校有性社会学关我什么事，我又不是学性社会学的！’我问她干嘛发那么大火，她说：‘别的女的说到这个都不说话，他们就来衍着脸调侃我，我是什么呀？性社会学关我什么事啊！’”

上班族聚众说黄色笑话，笔者认为处于集合行为与众人认可的习俗惯例之间的一个东西。把它作为习俗惯例，它又并未获得主流社会的公开认可，也需要在场人的合法性认同，但是它却比其他集合行为产生的规则更有生命力。把它作为纯粹的集合行为，它又具有较强的记忆性，在上班族中司空见惯。在特纳和金廉的《集合行为》一书中的后面几节，他们正是抓住这样的中间事物，逐步证明一切制度都成型于基本的符号互动和突规范。集合行为与制度的关系不是本文的重点，所以暂且不论这种论证的合理性与否，而本文为了明确和方便分析对象，把这种行为看作集合行为，因为它具有一些集合行为的特征。

即将成为一个上班族，与同事频繁的互动使得天津女孩对于上班族说黄色笑话的规则很快谙熟，上班族说黄色笑话的规矩是：只有男士可以说，年轻女士就只有听的份。如果年轻女士说了，则表明她很轻浮。在这种规则下，她当然是选择闭口不言。这与她过去在本科宿舍里的表现大相径庭，不是因为她的价值观在不断发生变化，而是因为她的行为受到在场人规则的制约。

这个案例能够支持“个人价值观不是参与集合谈性的决定因素”的论断，我们再来看个案（六）的情况：

“我和同事一见如故，我感觉到她谈论性，如果谈论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完全跟你基于信任的，象你是有职业操守的。除了咨询外，陌生人会谈吗，如果他没提起不会说，如果朋友介绍，他有意谈这个，我会说。但是我有个基调，假设我出席公共场合，在网上，或者陌生人，跟我说这个，我会试探一下，如果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就可以说。我更多的跟同龄的大学生谈，但至少不会主动谈。卧谈时有两个人一唱一和，我们听着好玩。”

个案（六）的原则性非常强，只说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性话题。所以如果有人挑起话题，她会试探这个人的说话是否符合她的要求，然后决定是否继续交谈。她参与集合谈性也是一样，如果这个集群谈性的基调符合她的原则，她会加入，否则选择缄默。这里想说的是，这并不能推翻“个人价值观不是决定因素”这种论断，因为这种论断是针对参与集合行为的人来说的，而且仍然可以解释这位被访者的行为。这位被访者加入谈性集群，是因为她的原则与集群的基调一致，则她也是按照集群的支配性原则行事，如果谈性集群与她的原则不符，她不会加入，则谈性集群仍然按照它的支配性基调行事，与她无关。这里的论断也许只是赘述，但是只是希望明确一点：个人为什么谈性，怎么谈性不是本文的分析单位，本文的分析单位是“集群谈性”。

变化的规则

由于集合行为的发生是人们在接下来的事件中通过试错和各种遭遇，权衡可行性和时间性而产生的，这些行为的规则不断受到新的事件和遭遇的影响。那么规则从一开始到最后都随着人们不断修正的主导的基调而改变，因此集合行为也会在程度和方式上不断变化。个案（一）中，三个女孩去摸一个四川女孩，就是试错的过程。由于遭遇到四川女孩的无声反抗，所以只是蜻蜓点水地表示了一下，没有继续下去，这时的规则是强制性的。后来这个寝室的女生去脱隔壁寝室女生的衣服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由于对方的态度不明确，所以一直恣意胡为，直到最后众人“良心发现”，不该这样欺负一个女生，才结束这一行为。个案（二）的寝室对于集体说性比较不拘：“说自己的事情，大一的时候不说，大二恋爱，开始不好意思说。后来就开始这样开玩笑，拥抱被看见，好亲密啊。现在女孩真的很开放，有一个人说出，没有人反对，也能接受了，也会参与。也就变得很公开，表面。自然的的东西很容易就进入了，都做了，我们就会开开玩笑。从平常对人的感受，有人租房住，她们俩最先讨论，都是跟我好的。我们几个的观点挺一致的，我们可能会评论别人。她提出，我会发表意见，我们借用别人的事例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是可接受说这个，然后是关系熟，她也不会生气。平常也没什么保守，我们屋活泼，都有男朋友，都说，能说会道。最不可能出去跟男朋友一起住的女生也出去了。别的很保守的女孩也说，其实大家都一样。大家住在一起，深入了。别人比较能接受你这个人，和你说东西，很配合，尊重你，这样相处好

一些。”

我们仍然能从下面的事件中看出，在深入交谈的时候，场景中几种观点的摇摆和基调的微妙更换。

“说自己的事情，如果她有这方面的经历，会说她的感受，接吻，舒服不舒服，有没有感觉，他怎么会用这个方式，也不知道对方舒服不舒服。说避孕和大学宿舍的同学说，和男朋友也说。有些话题开始说不出来，后来也能说了。内蒙姑娘从上海回来，我们就问她到什么程度啦，什么感觉，她说：‘当时觉得好，后来挺不好意思的。’上海那姑娘就说：‘你没被男的那个吓着吧？’内蒙姑娘说：‘别瞎说！’浙江姑娘说：‘真恶心！又来了！’平时上海那个女生说男性生殖器，男的那个大概，小啊，我们屋就要打断她了，因为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说，没什么好说的，但总觉得要面对，总有一个过程。大姑娘家，我们平时从来不谈这些话题，她老说这个男的很野性，那个的很性感，男性生殖器，我们不听，她也不会往下说了，自己感叹一下。浙江姑娘虽然这样说，她和她前几个都发生过，她告诉我们的。她为了表示她付出多，她说的。她单独和我说的，不是一个时段，她也是一个教徒，孩子气，自说自己的话，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和我谈，不知道和别人谈没有。我就对她说：‘我觉得真可怕，男的那个多脏呀。’上海那姑娘马上说：‘男的那个脏，没人受得了，个人卫生当然要弄好嘞，不然会很容易感染。’内蒙那姑娘听见这话就来劲了，说：‘你们说性病是怎么得上的？’然后大家又吵的很凶，湖北那姑娘说一个女的只要和两个以上的男的那样以后就会得性病，上海那姑娘说注意卫生，不光要注意个人卫生，还一定要戴小帽子，然后我们就笑着问她什么小帽子，她就说：‘哼哼，不告诉你们。’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笑过了，内蒙那姑娘又问：‘你们接受得了口交吗？’大家都说太恶心了，上海那姑娘说：‘口交其实对男的没什么不好，对女的很不好。’她说口腔里面有很多病毒，女的生殖器很容易感染。内蒙那姑娘又问上海那姑娘什么避孕方式最好，当时我们好像都不赞成吃药，因为听说吃药对自己和孩子都不好，又觉得上环很可怕，因为我妈去年环掉了嘛，做手术，挺可怕的。然后内蒙那姑娘又说那种时候，用那个（避孕套）总是有一个异物在里面，也不好，后来不知道谁说的体外排精比较好，但是不保险，而且上海那姑娘又强调说，男的那个如果包皮长的话，一定很容易感染女的。还说有的男的比较容易感染女的，有的不容易。我们就问怎么看出来的，然后就听她说什么包皮什么杆菌，后来又说到有的男的是包茎。后来又说什么，我忘了，那天增长的知识挺多的，反正早晚都要面对，也觉得不是那么难说出口了。”

开始的基调是，因为羞耻问题，女孩子不应该说男性生殖器。除羞耻问题外，这个场景一开始还隐藏着这样的原因，内蒙的姑娘如果赞成说，多说，就会泄漏自己的秘密，虽说在这个寝室里，自己的秘密并非决不可泄漏，但对于当事人来说总要有个过程。因此开始大家都隐讳地说一些擦边的内容，上海女生提出这个直接的问题就受到和往常一样的回避。如果没有被访者对她认为有过经历的浙江女生问了一句关于男性生殖器的话，可能这次谈话也和以前一样，不会再说下去了。接下去上海女生就说到个人卫生的问题，这就把纯粹说男性生殖器的话题引到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上，并且赋予了它合法性：为了维护性健康，谈论男性生殖器是可以的。这是一个非强制性的规则，参与者可说，也可倾听，但是已经没有反对的声音了。接下来谈论避孕方式的时候，除了继续“性健康”这个基调以外，大家开始慢慢泄漏自己的秘密。比如被访者说出自己母亲的事情，内蒙女生也隐讳地说到某些性交方式舒服不舒服的问题，这个时候的基调除了“性健康”这个义正词严的理由以外，又隐约增添了交流隐私的正当性，这时的规则是：说被鼓励。交流隐私的规则后来在这个寝室里演变得具有强制性了。到这个场景的最后，男性生殖器这个话题已经变得非常轻松自然了。整个过程基调和规则都在随着人际互动不断变化。

四. 总结与补充

本文用突发规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分析了女大学生集合谈性的各种场景，从集合行为的角度回答了女生为什么会聚众谈性。

这里想多说的一点是，集合谈性的记忆性问题，寝室场景与其他制度性行为场景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小规模集合行为的暂时性规则与被众人接受的习俗制度的关系。从本文的个案来看，集合谈性中的突发规则对于本寝室以后的谈性行为的影响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各人对于他人对谈性的看法有一定掌握，因此，不需要每次都通过试错重新奠定基调，因而集合谈性在寝室里可能会变成惯常性的谈性，临时的规则在这个范围内演变为习惯。但是由于在寝室外场景中面对的人和这些人的规则与之差别较大，所以女生们走出寝室后，在公共场合、在面对父母亲友同事时，多数会在互动中回到遵循传统的规则中去。这在前面已经说过，集合行为的规则依赖于场景，场景一变，规则当然会改变。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这两种场景和规则能够井水不犯河水吗？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的？通过什么机制起作用？这种机制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集合场景的规则决定于具有支配地位的基调，由于一个事先存在的网络，交流十分方便，因此某些人能够通过人际互动使自己的观点成为支配性的基调。

与集合场景相比，制度场景的规则鲜明而有力，宣扬规则的手段有电视、书报等多种媒体，惩罚违反规

则者的方式赋予更强的合法性和公开性。更重要的是，制度的捍卫者无处不在，因为，在任何人没有对此事真正与你交流互动之前，他会被理性地假定为遵守制度者，这样的假定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而很多被默认的捍卫者的地位和威望可能会令人对制度不敢造次，这就是制度的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又会阻止人们的交流。

在这一点上，寝室为女大学生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即事先存在的网络，使得众人能够通过互动达成对说性的认同，说性的规则也能得到支持。这个环境的交往比较通畅，传统道德对于女生说性的禁止让位于互动中各位女生的影响。而在其他公共场合，由于交流不畅，他人被默认为传统道德的固守者，女性会认为自己如果说性，会被视为不正经、轻薄，因此会默认习俗，耻于说性。所以我们看到女大学生与其他很多未婚女性一样，在一般的公开场合，对性闭口不谈。

因此，集合场景中的价值和规则要通过在集合场景中关键性的人际交往来改变制度行为场景中的规则，是比较难的。

哈贝马斯早就意识到了交往对道德问题的影响，他曾经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中阐发过这样的理想，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道德重建，他提出用程序来保障公共交往，使得语言交往能够符合有效性的三个条件：（1）对于客观世界的断言是真实的，（2）对于社会世界规范的认识是确切的，（3）对于内心世界的表达是真诚的[18]。然而这样的保障程序难以建立，正如权力无处不在的论断，已有制度的捍卫者也是无处不在的，因而交往的有效性条件难以满足。制度本身和原有的权利结构的生命力就会大大强于反对者和新生者，这一点尤其对于道德问题而言，如果没有明显的利益驱动[19]导致改革，原有的道德规范的生命力远强于新生规范。因此集合谈性中的新规则很难在社会上成为主流规则。这里并不是说集合谈性的交往一定是符合哈贝马斯的有效交往的条件，因为集合谈性场景也充斥着权利地位关系。只是在这种场景中，较充分的交流使得制度的力量让位于互动中各方的影响。

因此，从本文的分析看来，单纯用集合行为的符号互动逻辑来预测人们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中的行为是很不恰当的，用符号互动论来解释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也是不恰当的。由于笔者对大学女生的采访还不能跟踪到她们工作后的情况，所以对女生宿舍的集合谈性与公共场合的社会主流的女性谈性规则的关系，只能作出假设：虽然事实并不否定女大学生在这一时期的宿舍公开场合的开放性会对她们在其他公共场合产生影响，但由于交往不畅以及传统道德力量的强大，这种影响力量甚微。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大学生们走上社会后，会逐渐放弃很多他们在大学里引以为自豪的，虽是面对公众的，但却是于己无害的叛逆行为。

[1]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这是她的硕士学位论文。

[2]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研究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Frances Beth博士所作的《女性与性交谈：大众文化与正常的性》(Women and sex talk: popular culture and normative sexuality)，他在这篇论文中成功的应用了Weedon的语言与意义的理论，在Kellner对大众文化和社会对信仰的塑造研究，以及Hall的多种理念竞争的文化场域的研究基础上，把个人与文化的关系细致化。

[3] 材料来自东方时空的庆典录像。

[4] 材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口述。

[5] 本次调查发现，一些有过性经历的女生对于说性的态度也是非常传统的；很多女生并不避讳性感、性意味的服装的审美，但仍然比较避讳说性。

[6] Turner and Killiam, 1987: Collective Behavior, 第2页。

[7] 参见波普诺 (Popenoe, David), 1999: 《社会学》，第287页。

[8] Turner and Killiam, 1987: Collective Behavior, 第3页。

[9] 参见Turner and Killiam, 1987: Collective Behavior, 第3-6页。

[10] 参见波普诺 (Popenoe, David), 1999: 《社会学》，第290页。

[11] 福斯和贝, 1988; 赖特, 1978, 转引自波普诺 (Popenoe, David), 1999: 《社会学》，第289页。

[12] 参见Kelly和Breinlinger, 1996: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action: identity, injustice and gender, 第11-15页。

[13] Turner and Killiam, 1987: Collective Behavior, 第8-10页。

[14] 转引自郑杭生, 1994: 《社会学概论》, 第183-184页。

[15] 参见Turner and Killiam, 1987: *Collective Behavior*, 第11-16页。

[16] 在*Collective Behavior*一书中, 影响行为的具体规则有时用norm, 有时用rule。后者更加具体一些, 在本文中, 笔者也没有严格区分二者, 规范和规则的区分仅仅是, 前者是表示相对笼统和抽象的规范, 后者指具体的规则。

[17] 用一个人的回忆来探讨多个女生一起谈性的过程, 存在很大的问题, 但是因为访谈涉及到隐私问题, 笔者试着请求被访者推荐她的室友, 但是没有成功。如果运用人类学的方法, 事实和论断可能更加丰富多彩, 但是由于寝室环境太小, 外来者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因而观察得到的材料也会有失偏颇。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 忽略材料收集过程对分析所造成的影响。

[18] 哈贝马斯, 1993: 《交往与社会进化》第23-24页。

[19] 道德问题以外的很多习俗、规定会在社会的急剧变革中发生改变, 利益驱动常常是很重要的原因。有的有关道德问题的习俗也会在利益驱动下发生改变, 例如, 在Social Eating的某些场合中, 比如有的地方的中低层干部和军队饭桌的喝酒风气正在有所改变。原有规则是被敬酒的人必须喝酒, 或者至少应该有所表示, 而且有的地方的整个饭桌从头到尾都在喝酒, 没有拼命喝酒的人会受到惩罚。但是这个规则由于各种原因也正在被打破: 休闲方式中健康方式的增多, 对喝酒与健康关系的清楚认识, 公务员中高素质的大学生的大量引入, 等等。

关闭窗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